

大观

丛书

文苑英华
博文雅集

壮丽
余光中

李元洛 黄维樑 著



九州出版社

壮丽余光中

——生活与作品

李元洛

黄维樑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壮丽余光中 / 李元洛, 黄维樑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108-7151-1

I. ①壮… II. ①李… ②黄… III. ①余光中 (1928-2017) — 文学评论 — 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22374号

壮丽余光中

作 者	李元洛 黄维樑
丛书策划	李黎明
责任编辑	李黎明
封面设计	吕彦秋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1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7151-1
定 价	5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博采雅集，文苑英华 ——《大观丛书》缘起

作为知识的一种载体，延续千年之久的印刷图书正面临挑战，甚至有夕阳之忧，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疏远纸书。然而，我们相信，纸书是不会消亡的，精品总会留下来。当前出版界看似繁荣，却多为低质量重复，好书仍然缺乏，原创的有分量的作品更少。因此，我们逆流而上，披沙拣金，竭诚出版优质图书，为读书人提供一种选择，遂有此《大观丛书》。

这是一套开放式丛书，于作者和作品不拘一格。

作者可以是作家、学者、撰稿人、读书人，可以是名家，也可以是名不见经传者，尤其欢迎跨界写作者。但求文字流畅，无学术腔，拒绝无病呻吟，表达必须精彩。

体裁以随笔为主，不拘泥于题材和内容，包罗文学、历史、思想、艺术……可以观自我，观有情，观世界；只要有内涵，有见地，言之有物，举凡优秀之作，皆文苑英华，即博采雅集。清人周中孚《郑堂札记》云：“博采群书，洋洋乎大观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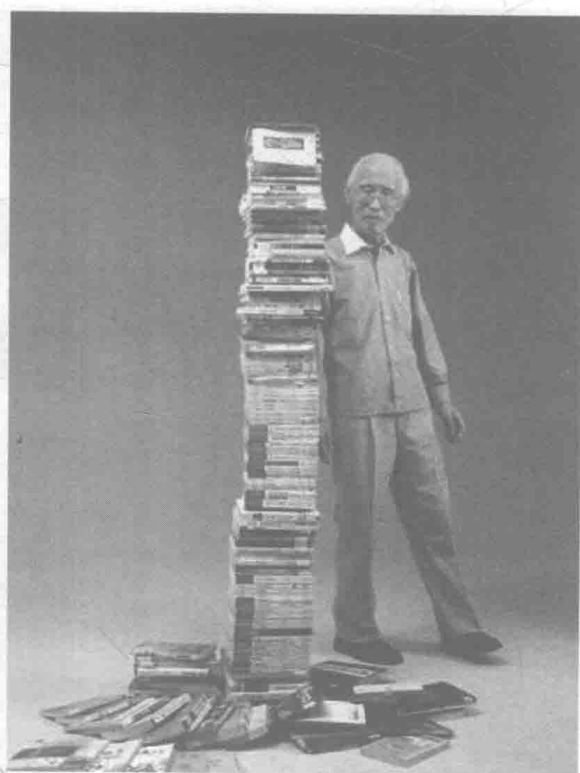
冀望这套丛书，能给读者提供新知识、新思想，以及看问题的新角度，唯愿您在愉快的阅读中，得到新的收获。王羲之《兰亭集序》称颂的境界，也是我们的追求：“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亲爱的读者，期待您与这套丛书相遇！

本书作者

李元洛，湖南长沙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员、诗评家、散文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文联、湖南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现为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已在海峡两岸出版《诗美学》《诗国神游》等诗学著作十余种，《唐诗之旅》《宋词之旅》《元曲之旅》《清诗之旅》等诗文化散文集十余种。

黄维樑，1969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获一级荣誉学士学位；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文学博士。在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学二十多年，任讲师、高级讲师、教授。历任美国、我国海峡两岸多所大学的教授、客座教授或客席讲座教授。著有《中国古典文论新探》《香港文学初探》《壮丽：余光中论》《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等二十余种。



著作等身的余光中



(左起) 黄维樑、李元洛、余光中夫妇 1980 年代在香港

目 录

001 序一：惟凭明月吊光中（李元洛）

008 序二：回到壮丽的光中（黄维樑）

生活篇

031 楚云湘雨说诗踪

047 花开时节又逢君

064 澄清湖一瞥

070 天涯观海

079 入此门者，莫存幸念

083 满天壮丽的霞光

088 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

诗歌篇

097 海外游子的恋歌

105 盛唐的芬芳 现代的佳构

113 对人生的诗的哲思

121 回旋曲与应战书

127 一片柔情百首诗

- 134 大珠小珠落玉盘
- 139 一纸诗的控诉状
- 145 诗，不朽之盛事
- 162 星云呼应余光中《行路难》
- 168 安慰落选的大象

散文篇

- 177 最出色最具风格的散文家
- 188 听听看看那冷雨
- 196 眺不到长安
- 203 向山水和圣人致敬
- 211 博雅之人，吐纳英华

综合篇

- 227 植根东土 旁采西域
- 239 海阔天空夜论诗
- 255 隔海的缪斯
- 274 望远镜中的隔海诗魂
- 291 乡土诗人余光中
- 312 中诗西诗，诗是余家事
- 325 济慈：余光中的“家人”
- 335 余光中论中文西化

序一：惟凭明月吊光中

李元洛

流年似水，逝水留年。

丁酉岁高秋之日，由湖南省文联主办、《中华诗词》杂志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协办之拙著《诗美学》（修订本）研讨会在京举行。时维九月，序属三秋，胜友如云，高朋满座。在满座的高朋之中，有我缔交三十余年的良友、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黄维樑博士，也有我二十多年来彼此都未相忘于江湖的小友、任职于九州出版社的李黎明君。黎明热衷出版有价值的好书，十分认真敬业，乐于为人作嫁，他熟知维樑与我和台湾名诗人、散文家余光中多年亦师亦友，写过不少有关文章，尤其是近水楼台与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学同事多年的维樑，于是他提议由维樑和我合编一本有关之书，既可供学府文林的阅读者研究者参考，也可供众多的“余迷”“余粉”悦读与快读。此议一出，当事人的我们即欣然认同，于散会后便分头准备。余光中的生日正好是九月九日重阳节，维樑十月间飞去台湾高雄市中山大学贺寿。寿星虽因不久前不幸摔伤而身体大不如前，亦不能再登高作赋，但听维樑告知此一书讯，也表示乐观其成。我因此书戊戌年有望作为他庆寿之礼，在祈祷他南山之寿的同时，私心也不免其喜洋洋者矣！

然而，12月14日中午维樑忽传噩耗，余光中因病重竟于当

日凌晨不辞而别，驾鹤仙游！我如蒙电击，呆坐书房，忆及三十多年来的前尘旧梦，不禁悲从中来不可断绝而泪下沾襟！对纷至沓来的媒体电约采访，我无心应答，而一一以“我心伤痛”婉辞。伤逝之中，我拟了一副挽联，发给维樑请他带去台湾转交余光中夫人范我存女士。我在给有关朋友的微信中，也只发了略表哀思的如下数语：“人生无常，光中不再；诗文永远，光焰长存！”而现在的这篇序言，倒像是痛定之后写的纪念文章了。

此情可待成追忆，往事历历，有如昨日而并不惘然。犹记我于1980年10月参加福建的一个诗歌研讨会，会后去鼓浪屿而路经泉州，同行者有当时的报告文学名家罗达成君。在泉州的总工会招待所下榻，发现总工会所属小报的副刊《百花园》上，印有余光中的《乡愁》与《乡愁四韵》。这是我与余光中的不期而遇，也是首次纸上相识，因为此前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在多年的封闭与隔绝之后，这两首诗给我极大的刺激与震撼：世间竟还有如此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好诗！回到长沙不久，我即草成《海外游子的恋歌——读台湾诗人余光中〈乡愁〉与〈乡愁四韵〉》，发表在国内颇有影响的名刊《名作欣赏》（1982年第6期）。此文随即为香港的《当代文艺》杂志所转载，编者按语说它是“大陆介绍评论余光中诗作的第一篇文章”。拙文虽是大陆推介余光中这两首诗的第一篇，但最早倾心推许余光中诗的，还有四川诗人流沙河先生。此后，我和余光中就有了频繁的书信往来，并陆续撰文评价他的作品和诗观。与此同时，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的他，也介绍他的同事黄维樑君与我通信。由维樑策划邀请，1985年夏日，在余光中回台湾执教位于高雄的中山大学前夕，我终于到港与他第一次握手，说不尽的行路难，说不尽的相见欢。初见匆匆，我请他在临行前的百忙中拨冗接受采访，题为《海阔天空夜论诗——台湾诗人余光中访问记》，分别发表于

大型文学刊物《芙蓉》与香港的《星岛晚报》，这大约是祖国大陆发表的采访余光中的首篇文章。其后的三十余年中，我们常有书信往还，间常有文学活动之聚会，我仍继续或撰文评介他的诗作，或就散文创作问题采访他，或抒写他在大陆与台湾的游踪。我的上述种种文章，大致都选录在与维樑兄合编的这本书里。为保持历史原貌，除了个别字句的修饰增删，文字一仍其旧。苏州大学曹惠民教授是台湾文学研究专家，他在与司方维合著的《台湾文学研究 35 年（1979—2013）》一书（江苏大学出版社），曾提到我在《文学评论》（1987 年第 6 期）刊出的《隔海的缪斯——论台湾诗人余光中的诗艺》一文，“是国家权威文学刊物最早发表的台湾文学研究论文之一”，并且客观公正地指出我“是祖国大陆最早发表评论研究余光中、洛夫等台湾诗人的广有影响的诗评家，与流沙河一起带动了祖国大陆研究台湾新诗的第一波浪潮”。

早在 1972 年，余光中就曾撰《朋友四型》一文，收录在他后来赠我的《青青边愁》（纯文学出版社，1974 年版）一书之中。他以幽默机智之笔，论说朋友大略可分为如下四型：高级而有趣、高级而无趣、低级而有趣、低级而无趣。他说：“世界上高级的人很多，有趣的人也很多，又高级又有趣的人却少之又少。高级的人使人尊敬，有趣的人使人欢喜。又高级又有趣的人，使人敬而不畏，亲而不狎，交接愈久，芬芳愈淳。”余光中长我九岁，亦师亦友，亦友亦师，他当然属于“高级而有趣”一型。在我的心目中，他的多方面的文学成就与为人之风趣睿智，大抵与宋代之苏轼相当。这种朋友当然可遇而不可求，幸亏我和他生在同时而非异代，而且我不求而遇并遇而成友，应该说是人生幸事，不亦快哉。我不仅多次听他谈笑风生，咳唾珠玉，短则如文化珍品，长则似精神盛宴，我不仅蒙他题名相赠他的几乎全部著作，让我再

楚人贈硯記 余光中
——寄長沙李元洛

潤如手掌的一塊硯台
溫潤亦如吾友的掌心
端溪的清流所濯，人稱端硯
斧柯山間的輝綠岩所孕
肌理細膩，縱貫着石體
黃褐網繆，暗裏着龍紋
六隻石眼，一半在正面
一半在硯底，象牙色的胎記
有神秘的黃斑，像在窺人。

這名硯，是楚人所贈
用一隻紅漆木盒所裝
盒蓋刻成石榴的形狀
掀開石榴，捧出了禮品
驚喜的心情有一點心虛
那儒雅的楚人筆矯蛟龍
而我下筆只能塗蚯蚓
我有詩千首，十九不能背
他隨口記誦，吐金石之宏音

筆會禿，紙會破，墨不經磨
文房四寶之至久，至堅
是此硯，見證書聖的靈感
曾經如此的頑石，不，灵石
來接生，如此的灵石，水浸
墨碾，敏感的毫端舔舐
見證了多少墨寶，或行或草
在研磨的異香裏運思
在落筆之前等待神來

六眼與我睜睜地對視
像是那楚人對我的期許
且將清水注入了硯池
用一塊徽墨細細磨開
只為怀念古遠的芬芳
太久了，不曾薰我的書房
只為這卓滴的清純或許
能遙通汨羅，連接瀟湘

三细读耽读，绝非虚言饰语地获益匪浅，我不仅蒙他鸿雁传书，至今珍藏有他的数十封书信，而且还有令我感念而不忘的是，时间真正贵如黄金的他，百忙之中还曾赠我两序一诗，两序一为我的散文试笔之作《吹箫说剑》的代序《落笔楚云湘雨》，一为我编著的《唐诗三百首新编今读》的代序《选美与割爱》（该书修订后易名《繁星丽天——千年唐诗现代读本》，即将由中华书局印出），序犹不足，复赠以诗。诗仿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名诗人斯塞宾所创制的“斯塞宾体”，全诗四段，前三段每段九行，最后一段八行，洋洋共三十五行，题为《楚人赠砚记——寄长沙李元洛》。余光中在一篇文章中，提及大陆最早评介其作品者，一为四川的流沙河，一为湖南的李元洛。然则，《楚人赠砚记》与他以前致流沙河的《蜀人赠扇记》，应该可以说是兄弟行或姊妹篇了。

令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的，还有我访台时他对我的倾诚接待。1994年夏，我应台湾中国文艺家协会之邀访台一月，并接受由其颁发的第三十四届文艺评奖之文艺评论奖。其间曾从台北而南下高雄。教、撰两忙的余光中亲自驾车来车站迎候，让我和陪同南来的诗人向明，在城内他家下榻，而他与夫人则临时移居学校之宿舍。王勃《滕王阁序》说：“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我非高士，却下当代年长于我的文坛大家之榻，愧何如之！高雄三日他全程相陪，游览澄清湖，远去宝岛最南端之“鹅銮鼻”于夜色中观星听海，天色未明复步行灌木丛生的海滩赴东海岸之终点“龙坑”，共同瞻仰太平洋日出的壮丽盛典。随后我虽作《澄清湖一瞥》、《观山朝海》二文以记，可叹今日斯人已去，一切皆为徒供追怀之陈迹矣！

黄维樑兄是驰名海峡两岸及华文文学世界的资深学者兼作家，他与余光中渊源之深之久以及所撰有关文章之广之多之好，远胜于我。这本合著的《壮丽余光中》，他本应列名于前，而以年齿为

序，我就只好愧在“黄”前了。光中兄辞世后，维樑将我所撰挽联带去高雄。事后他将拙联推介给香港《文学评论》公开发表，嘱我写几句说明，我的说明辞中有如下数语：“光中兄手握‘璀璨的五彩笔’，他是当代杰出诗人，散文重镇，翻译名家，优秀的文评家，资深的编辑家。早在1987年，我在大陆名刊《文学评论》上发表的《隔海的缪斯》一文中就曾经说过：‘我相信，时间，这位公正严明的裁判者，最终会以不锈钢的锋刃，将余光中的名字醒目地镂刻在中国新诗的历史上。’我现在要补充的是：不管风从哪个方向吹，不管时间怎样无情流逝，不管读者如何爱好各殊见仁见智，这位当代文坛罕见的全能型文学天才，其成就与影响大体有如宋代的苏轼。作为诗与散文兼胜的真正的大家，他的名字已经煌然镌刻在中国新诗史上和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并且必将传之久远！”

流年似水，似水留年。但逝去的是时光，留下的是光中兄文学的丰碑和我永远的纪念。除香港《文学评论》外，北京的《中华诗词》今年三月号亦曾主动刊发我的挽联，并评为该期的优秀作品，可见光中兄之众望所归。我敬祭的挽联如下：

光中兄千古

九十华英，绣口锦心，五彩笔挥之，霞蔚云蒸，赢得文名传宇宙；

卅年文谊，高山流水，伯牙琴已矣，海宽浪阔，惟凭明月吊光中！

戊戌年暮春三月于长沙

序二：回到壮丽的光中

黄维樑

“为了追光，光，壮丽的光”

最后两次我与余光中先生相聚，都在高雄，一次在今年6月，一次在10月。10月26日下午，中山大学（高雄）为先生举办九十岁（虚岁）庆生会，兼有《余光中书写香港纪录片》发布仪式。两项活动既毕，余先生请会场众人到楼外看著名的西子湾落日。诗翁呼声虽小，回应却大，逾百个来宾中，多人纷纷外出观景。我在诗翁身边，看着落日，看着他看着落日，脑海中出现诗翁的诗，《西子湾的黄昏》和《苍茫时刻》等篇的意象都来了，我感触最深的句子是：“看落日在海葬之前 / 用满天壮丽的霞光 / 像男高音为歌剧收场。”看落日的诗翁已不再是“男高音”，但他眼前所见，是“满天壮丽的霞光”；他心中所存，也是这样的景象吧。这一刻，落日快将海葬。

早一天（25日）晚上在餐厅下楼梯时，诗翁左右有人搀扶，却轻声说道：“为什么这里这么黑？”语气带着惊恐。诗翁身体瘦弱，行动迟缓，和6月时所见差不多。2014年八十六岁的诗翁在西安，仰视着大雁塔，跃跃欲登，导游说：“很抱歉，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不准攀爬。”老者如童稚般不听话，放步登高，塔外的风